



生活周刊 × 蔓玫、乔



记录本身就是价值

Q: 最近节气是芒种，从你们各自的专业角度，对这个节气进行一些表达吧。

蔓玫: 芒种是很典型由植物而来的节气名称。“芒”即有芒之谷，如水稻、小麦，此时正是它们种子成熟的阶段。这一阶段，江南的栀子、萱草、合欢都盛开，芬芳氤氲而濡湿的初夏来临。这些花都是朝开暮落，颇有点好时光不堪挽留的味道。荔枝、杨梅红熟，也是只有初夏才能品尝到的丰腴甜美。

乔: 去年芒种时我没有拍花，只是在坐公交车时隔着车窗拍了雨滴。芒种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节气，气温也显著升高，重庆尤其热。临时有事来不及准备花材的情况下，就拍现有的周边的物事。根据节气的感觉来拍，夏天就比较清爽，冬天的颜色上就比较厚重。

Q: 想知道你经历了怎样的学习积累过程，平时会去哪里考察采风？

蔓玫: 看书很杂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定的途径和方法，一直在用的工具是《中国植物志》、维基词条和中国知网。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，看得比较多的是一些花木古籍，如《广群芳谱》《花镜》等，至于《红楼梦》《源氏物语》、唐诗宋词之类就不用说了。一些国外科学家的论著给我影响也很大。每个月会去图书馆，也经常上网查论文，各种有关天文地理、历史人文、宗教与心理的书都会喜欢，可惜年纪轻，看得还不够多。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植物园，也会在社交平台上关注一些赏花地。外出旅行一般都会关注当地的植物，或特地安排一些看花的行程。

Q: 不少摄影大师在“节气”这个命题下，拍了震撼的风光照，有点“节气日历”的意思。你的作品比较小而美，所用的“黄油相机”也是有模板的，你怎么看？

乔: 黄油相机的节气模板本身就有内容标注，有农历时间、节气特性，是挺好的。我记性差，以前是不知道哪个节气是哪个节气的，有些顺序甚至都会记反。刚开始没有想能一整套拍下来，时间还蛮长的，一年多。拍下去觉得也不着急了，一张一张坚持下来了。记录本身就是价值，在拍每一个节气、构思每一张图的时候，做的搭配、被记录下来的心情都是一种价值。不是非要变成一个产品出来，记录本身谁都可以记录。我对拍照和做花都是这样子，挺私人的事情。

Q: 你注重植物的性格，“蔓玫”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？

蔓玫: 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。“蔓玫”是中国台湾对藤本月季的称呼，类似蔷薇。早年在港台作家的书中看到，用这种花形容一个女孩子，就觉得很喜欢，随手拿来做了名字。玫瑰是我自幼就很喜欢的花，美丽、富有内涵，而且多刺，这让它看上去既坚强又痛苦。“蔓性”也意味更多的自由和旺盛的生长力。从黑暗中来，却向光明中去。这个名字大概算是我对自己的一注解与寄托。

Q: 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再去说节气，按照古法、习俗践行生活和观察周边物，会略显“老气”吗？你觉得价值和意义在哪里？

蔓玫: 我们不会因为一朵花盛开就升职加薪，但它仍能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美的享受。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的都市中，一日三餐、生活起居都依托于完善的工业化系统，在冬天一样可吃到夏天的西瓜，在黑夜一样可光明热闹如白昼。但只要尚未从动物性的肉体凡胎中剥离，我们就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仍然需要遵从我们作为自然之子的生物属性，自然也仍然可带给我们最原始的影响和触动。对古老文明中的美妙意境仍能产生共鸣的我们来说，这也许就是它以及更多的传统文化所具备的“意义”。

与其说是我们赋予节气意义，不如说是因为节气古老而内在的意义，才有了在这里醉心于记录的我们。

“我总有个奇怪的念想。植物们落在眼里，往往叫我想起形形色色的人。”正如外形爽朗疏朗的芭蕉，却有着一颗需片片剥离方才显露的心，植物也有“神色”，恰如人，这让蔓玫对节气植物的看待更多了一层温度。“中国文化中一个有趣的特色即是‘花文化’，人们更乐于赋予花卉植物以‘人’的品格，视之为友，或以君子淑女的气质比拟之。这种把客观的生物视为自己的同类，惺惺相惜，在东方文化中更为显著的现象，我觉得很有趣。”于是，小暑的茉莉小家碧玉，小满的桑树潇洒翩翩，一花一一人一形态。

要用一年，拍24张照片

除了“干货”，蔓玫的节气植物图鉴是用水彩手绘的方式表现的。因为被约稿而重新捡起水彩，清透、轻盈、灵动、嬗变，正好最适合表现花卉的质感。还是那句话，因为专业出身，让她这个“直觉星人”对植物各部位“准确性”的看重比其他插画作者更合理一些。

时令的变化是微妙而飘渺的，身体会感知换季，学识会告诉我们这背后的道理，而终究我们用日记、手帖、绘画等具象的方式，才能让它们定格，因被记录而保存。

花艺的最佳拍档是摄影，重庆姑娘乔也是“花痴女孩”一枚。开花店之前，她曾做过三年的专业摄影后期，一部iPhone，一款调色软件，方形构图，乔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来。在乔发来的图片文件里，命名方式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她拍下每一张照片时的日期。是的，从去年3月22日春分开始，到今年3月的惊蛰，她为每一个节气都拍摄了一张照片。

“就是很喜欢花这个东西，天天摸它都不会烦的。”说起对花的喜爱，语言也变得不加修饰起来。个人的花艺品牌“勇气”这个名字，是乔在翻《Kinfolk》时看到的。正巧，这本一年只发行四期的杂志也关注时令，夏天会做“盐水”特辑。

为了拿花材回来，春分时乔随手拍了一张记录，到后来每到一个月的“节气天”，她就会特意记着，甚至为了搭配该节气的感觉专门找一些素材。“在这之前，其实我对中国传统这块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关注，拍了节气之后才了解。拍之前我每个都查，为什么这个季节是这个节气，有什么气候特征。”她说。

因为自己照料、设计花束，对花随节气而产生的形态变化、花事周期就会有近在身边的观察。紫叶李花是在惊蛰时几乎一整支簇发的，只在这个季节开；小雪时分，环顾店里一圈，国外进口的帝王花放在窗口好几个月已经干枯，呈现灰白色调；雨水时节，一时忘了，桌上的银莲花和粉菠萝提醒了她。关于节气和植物，大概就是这样的“功能”吧。正如蔓玫所说：“节气像是一种人与自然进行交互的表达，它未尝不是一种记录，一种糅合了时光、文化、自然规律，所积累出来的特殊的总结。”与其说是我们赋予它们意义，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古老而内在的意义，才有了在这里醉心于记录的我们。●

